

此文档为部分预览，请支持正版图书！



汉语主宾转换研究

张榴琳 著

Argument Structure
Alternations
in Chines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此文档为部分预览，请支持正版图书！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及术语辨析	(2)
第三节 汉语中主宾转换的类型	(12)
第四节 研究目标	(17)
第五节 章节安排	(18)
第一章 理论框架及研究方法	(19)
第一节 认知构式语法	(19)
第二节 基本信念	(23)
第三节 为什么选择认知构式语法	(30)
第四节 研究方法	(32)
第五节 研究问题再认识	(39)
第二章 无常谓字的历史	(42)
第一节 语料库研究方法	(42)
第二节 上古汉语中目标谓字的分布	(43)
第三节 中古汉语中目标谓字的分布	(66)
第四节 近代汉语中目标谓字的分布	(85)
第五节 现代汉语中目标谓字的分布	(106)
第六节 跨时代谓字分布小结	(126)

此文档为部分预览，请支持正版图书！

第三章 谓字复合与无常性	(131)
第一节 汉语复合式的类型	(131)
第二节 上古汉语中的谓字复合与无常性	(133)
第三节 中古汉语中的谓字复合与无常性	(141)
第四节 近代汉语中的谓字复合与无常性	(156)
第五节 现代汉语中的谓字复合与无常性	(182)
第六节 谓字复合式的兴起与字义的发展演变	(212)
第七节 小结	(227)
第四章 状态改变：无常动词的语义原型	(229)
第一节 国外的相关理论	(229)
第二节 动词无常性的两大语义要素	(236)
第三节 常见汉语无常谓式	(241)
第四节 世界语言中的主宾转换现象	(246)
第五节 主宾转换现象背后的句法-语义接口	(263)
第五章 主宾转换现象的认知解读	(265)
第一节 不及物结构的认知原型	(265)
第二节 及物结构的认知原型	(266)
第三节 主宾转换的认知原型	(268)
第四节 后补复合式兴起的认知理据	(274)
第五节 主宾转换现象的认知原型	(280)
第六章 状态改变构式与“被”字句	(283)
第一节 “被”字句的产生与发展	(283)
第二节 状态改变构式与“被”字句的分布	(297)
第三节 “被”字句的认知原型	(307)
第四节 再议汉语中的被动概念	(310)
结 语	(312)
参考文献	(315)
后 记	(326)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赵元任（1959）提出过一句著名的歧义句：

- (1) a. 鸡不吃了。
b. 鸡不吃（米 / 虫子 / …）了。
c. 今天我们不吃鸡了。

(1a) 中的“鸡”既可以理解成谓字^①“吃”的施事也可以理解成谓字“吃”的受事，两种解读的逻辑意义分别等同于(1b)和(1c)。如果把“鸡”理解成“吃”的施事，“吃”的宾语，也就是鸡的食物，就没有出现在句子当中，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宾语省略”，如(1b)所示；如果把“鸡”理解成“吃”的受事，那么动作“吃”的施事就被省略了，同时(1c)的宾语成为(1a)的主语，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主宾转换”。

与这句歧义句相关，汉语语言学研究还有另一组著名的例子：

- (2) a. 中国女篮大胜韩国队。
b. 中国女篮大胜。
(3) a. 中国女篮大败韩国队。
b. 韩国队大败。

① 之所以不用“动词”这种说法是因为本书针对汉语的研究采用“字本位”思路，认为短语和复合词之间没有明确界限，有的只是规约度的相对高低之别（详见第一章第四节），因而只区分谓字（单个汉字）和谓字复合式（紧邻出现的多个谓字）。另外，之所以用“谓字 / 谓式”而不用“动字 / 动式”是因为部分表示无界性质状态的字，如“高”“强”，可以被“很”修饰，一般看成形容词，但是它们在语料中确实有一定的无常性（见第二章），为了避免误解，我们采用“谓字”的说法。

吕叔湘(1987)将(2)概括为“第一格局”，省略其中的宾语不改变意义；而(3)则被概括为“第二格局”，如果省略了宾语，意思就改变了，但是主宾转换却不改变意义。

从以上几个例句中我们看到汉语中谓字“吃”既允许宾语省略又允许主宾转换；“大胜”只允许宾语省略，主语和宾语位置不能转换；而“大败”只允许主宾转换，宾语不能直接省略。同“大败”类似的还有汉语中的“死”，例如：

- (4) a. 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
b. 父亲死了。
c. *王冕死了。

此外，在特定的情况下汉语句子的主语和宾语可以互换，一般称为“主宾易位句”或者“主宾互换句”，例如：

- (5) a. 十个人吃一锅饭。
b. 一锅饭吃十个人。

无论是宾语省略还是主宾转换，在汉语中均是古已有之，例如：

- (6) a. 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左传》)
b. 将焉辟之。(《左传》)
c. 宾入门左，公再拜，宾辟，不答拜。(《仪礼》)
- (7) a. 女子曰：“君免乎？”(《左传》)
b. 若从君之患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左传》)
c. 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烦辱，犹不能免。(《吕氏春秋》)

在以上两组例子当中，(a)和(b)展示了主宾转换的用法，而(c)又呈现了宾语省略的情况。古汉语中还有同一个谓字在同一句话中需要做截然不同的解读的情况，例如：

- (8)《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公羊传》)

(8)中第一个“伐者”需要理解为“伐人者”，进攻别人的一方，省略了宾语；而第二个“伐者”需要理解为被攻击的一方。

总的来说，主宾转换现象从古至今都是汉语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第二节 文献综述及术语辨析

近百年来，主宾转换现象始终是汉语语言学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

不胜枚举。按照其理论基础，主要可以将相关研究分成三类：基于格标记理论的研究、基于语态理论的研究、其他研究。以下分别介绍。

一、基于格标记理论的研究

“格 (case)” 是一种体词性的语法范畴，指名词、代词或者名词性词语的修饰成分 (包括形容词、数量词、限定词等) 为了表达特定语法功能而做出的形态变化 (Frede, 1994)。印欧语普遍有发达的格标记系统，例如，现代英语的代词有三种格，德语、现代希腊语有四种格，古希腊语有五种格……西方学者对于格的研究源远流长。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主格-宾格的对立是世界语言中最常见的一类格标记系统，即动词 (无论是及物还是不及物) 的主语标记为主格 (nominative)，而及物动词的宾语标记为宾格 (accusative)。但是在因纽特、巴斯克、楚克其、迪尔巴尔等作格-通格语言中，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和及物动词的宾语有同样的语法格，叫作“通格 (absolutive)”；与之相对，及物动词的主语表示为另一种语法格——作格 (ergative)，由此形成了作格-通格对立的格标记系统，例如：

(9) 西格陵兰语：

a. Oli-p neqi neri-vaa.

Oli_(作格) 肉_(通格) 吃_(第三人称单数)

“Oli 吃肉。”

b. Oli sinippoq.

Oli_(通格) 睡觉_(第三人称单数)

“Oli 睡觉。”

(转引自 Manning, 1996: 3)

可以看到在西格陵兰语中，及物动词 neri “吃” 的主语带着作格标记 -p，而及物动词的宾语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却都没有标记，这就是典型的作格-通格对立。因此，“作格” 这一说法最初说的是一种语法格，在典型的作格-通格语言中常有一定的形态标记来表示作格。在这一理论产生不久之后，Cikoski (1978) 便将这一概念引入了古汉语研究中，用来描述前面提到的主宾转换现象——在前面例 (6) 和例 (7) 当中，(b) 句中宾语的语义角色分别等同于 (a) 句中的主语。Cikoski (1978) 将允许主宾转换的动词称为“作格动词”，而不允许主宾转换的动词叫作

“中性动词 (neutral verb)”。此后相当多的汉语学者在现代汉语研究中也接受了“作格动词”这一说法^①，同时“作格结构”被用来指称作格动词的不及物用法，而“作格交替”则被用来描述前面提到的主宾转换现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吕叔湘（1987）在《说“胜”和“败”》一文中驳斥了将汉语看作作格语言的观点，他提道：“很重要的一点是区别作格语言和受格语言必须要有形态或类似形态的手段做依据。汉语没有这种形态手段，要说它是这种类型或那种类型的语言都只能是一种比况的说法。”

常常与作格动词等同起来的还有“非宾格动词”这个说法。Perlmutter（1978）将不及物动词划分成了“非作格动词 (unergative)”和“非宾格动词 (unaccusative)”，其中非作格动词带施事主语，如 scream、jump 等，而非宾格动词带受事主语^②，如 fall、die 等。之所以采用“非宾格”这样复杂的名称，是因为作为受事，fall、die 这类动词的主语语义上类似于及物动词的宾语，但是却没有宾格标记，因此就叫作“非宾格”，“非作格”也是同理。汉语学者很快对这一理论做出了反应，在吕叔湘《说“胜”和“败”》的基础上，黄正德（1989）将“有”“来”“发生”“死”“在”等动词和“败”归为一类，叫作汉语的非宾格动词，李艳惠（Li，1990）肯定了这一分类方法，而后“非宾格动词”的概念同“作格动词”一起，为汉语学者广为接受。在一些研究中，“非宾格动词”被等同于“作格动词”，如杨大然、程工（2018）；有学者提出“非宾格动词”不能等同于“作格动词”，如魏培泉（2021）；也有学者明确选择“非宾格动词”而排斥“作格动词”的说法，如韩景泉（2019）。另外，受到了 Cikoski（1978）的影响，针对古汉语中的主宾转换现象研究通常使用“作格动词”而不用“非宾格动词”，如大西克也（2004）和宋亚云（2007a，b）。

不过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作格动词”和“非宾格动词”通常都是相对于不及物动词说的，像“吃”这样典型的及物动词并不在讨

① 如邓思颖，2004；刘探宙，2009；沈阳 & Sybesma，2012；曾立英，2007 等。

② 在一些更细致的语义角色分类系统里，这类自己非主动地发生状态改变的事物有时叫作“经事”或“当事”，有时还有其他叫法。因为汉语语言学界对这种语义角色的认定至今并没有一种共识性的看法，而西方语言学界一般把这种改变状态的物体和接受动作的物体统一称作 theme，因此本书提到“受事”采用的是广义的定义，“受事”等同于广义的 theme，而不仅仅是动作的接受者 (patient)。

论之列；其二，英语中的 break 被看成一个典型的作格动词（非宾格动词），可是却从没有汉语学者说“破”或者“坏”是作格动词（非宾格动词），这很可能是因为“破”或者“坏”虽然有不及物动词用法，但是及物动词用法只存在于古代汉语中，现代汉语中两者一般不能自由地直接带宾语，而只有作补语时整个动补结构才能带宾语，例如：

- (10) a. 花瓶破了。
b. 日者大王欲破齐。（《吕氏春秋》）
c. *小明破了花瓶。
d. 小明打破了花瓶。

也许正是考虑到不能自由地直接带宾语这一点，汉语学者一般就不承认“破”和“坏”也是作格动词（非宾格动词）。

正是因为界定的困难，大部分学者谈到“作格动词”或者“非宾格动词”时，一般采用举例的方式介绍西方理论，会刻意避开以上争议。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西克也（2004）和宋亚云（2007a）都是基于古汉语真实语料的统计研究，因此就难以回避作格动词内部也有差异的事实，比如大西克也将“剿”“殛”“戮”“车裂”“黜远”“远屏”“罪”“陵”“封”等全都归入作格动词，尽管它们的及物/不及物分布与其他作格动词相比有一定的差别，而宋亚云（2007a）则是基于它们的分布特点，主张把它们看成中性动词和作格动词中间的过渡类。这里我们看到，作格动词（非宾格动词）与中性动词（非作格动词）二元对立的眼光，一旦用于真实语料，尤其是历时语料，就必然会遇到适用性问题，需要我们从根本上转变思路。

另外还有一组概念国内学者一般不认为与格标记理论有关，但是在西方确实是基于格标记提出的，即“使动（causative）-反使动（anticausative）/自动（inchoative）”，这是因为在很多西方语言中使动或者反使动都有特定的形态标记，例如：

- (11) 德语：
a. flüssig “液态的（形容词）” verflüssigen “把……变成液体（及物动词）”
sich verflüssigen “液化（不及物动词）”
b. anders “不同（形容词）” verändern “改变（及物动词）”

- | | |
|--------------------|-----------------------------|
| | sich verändern “改变（不及物动词）” |
| c. voll “满的（形容词）” | füllen “注满 / 装满 / ……（及物动词）” |
| | sich füllen “满（不及物动词）” |
| d. stark “强的（形容词）” | verstärken “增强（及物动词）” |
| | sich verstärken “增强（不及物动词）” |

（转引自 Haspelmath, 1993）

（12）芬兰语：

- | | |
|------------------------|------------------------------|
| a. syödä “吃（非使动）” | syöttää “使……吃；喂（使动）” |
| b. täysi “满（形容词）” | täyttää “注满 / 装满 / ……（及物动词）” |
| c. haihtua “蒸发（不及物动词）” | haihduttaa “使……蒸发（及物动词）” |

在（11）德语的例子中，先从形容词衍生出及物动词的用法，然后衍生出的及物动词再加上反使动标记 sich 就变成了不及物动词；在（12）芬兰语的例子中，动词或者形容词加上使动标记 -taa/tää 就变成了使动及物动词。

大部分学者都把使动 - 反使动的对立纳入及物 - 不及物对立的大框架里——使动属于“及物化”，而反使动经常被等同于非宾格动词或者被看作非宾格动词的一个次类（例如 Alexiadou & Anagnostopoulou, 2004; Cuervo, 2014; Horvath & Siloni, 2011; Schäfer, 2009），这放到汉语中就会遇到和“非宾格动词 / 作格动词”同样的问题，即在没有形态标记的情况下，不及物的外延到底到哪里；但是也有学者基于跨语言统计的结果指出使动和反使动是连续统的关系，如 Haspelmath (1987; 1993; 2014)，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详细介绍。

二、基于语态理论的研究

动词的语态 (voice) 描述的是动词所关涉的句法成分（主要是主语）与该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例如在主动语态中，主语是动词的施事；在被动语态中，主语是动词的受事；在中动语态中，主语既可以理解成动作的发出者，也可以理解成动作的接受者 (Crews, 1977: 130, 271;

Hacker, 1991: 294; Sebranek et al., 2006: 510)。在印欧语中，动词的态一般对应着特定的形态变化，例如在英语中动词有主动和被动的对立，在古希腊语中动词有主动和中动的对立，如表 1.1 所示。

表 0.1 古希腊语中的动词主动语态和中动语态示例

主动动词	主动（致使）意义	中动动词	中动（自发）意义
ἀναπαύω	使某人休息	ἀναπαύομαι	休息
ἀφανίζω	使消失	ἀφανίζομαι	消失
βυθίζω	使沉没	βυθίζομαι	沉没
διεγείρω	叫醒；使……醒	διεγείρομαι	醒

事实上，在针对其他语言的研究中，动词的态几乎完全是基于形态来判断的，考虑到语义角色（比如施事和受事）之间往往没有非黑即白的界限，这种做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在没有形态变化作为参照的情况下，单凭语义来判断语态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学者的主观视角。比如英语动词有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的对立，但是中动语态却并没有专门的标记，于是学界针对英语中中动语态的确切外延争论不休（Calude, 2017; Smith, 2004）。

语态理论自然也被介绍到了汉语研究中。在上一节我们提到“吃”没有被纳入作格动词和非宾格动词的讨论，事实上，像“蛋糕吃了”这样的受事主语句通常被看作无标记被动句，或者叫“意念被动句”。所谓“无标记被动句/意念被动句”，顾名思义，就是没有被动标记“被/叫/让”的被动句，这一观点可以一直追溯到《马氏文通》，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者普遍认为，这种无标记被动句是汉语中最古老的（王力，1958/2004：418）、最常见的被动表达（Yip & Don, 2015：210），语料库研究也发现无标记被动句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有标记的被动句（Xiao, 2015）。王灿龙（1998）研究了可进入无标记被动句的动词，指出了这些动词大都具有 [+可控, + 强性操作, + 可致果] 的语义特征；汤敬安（2016）比较了无标记被动句和有标记“被”字句的认知过程，提出无标记被动表达的是积极的被动，然而有标记的“被”字句表达的是消极的被动。但是这一概念本身也不是没有问题，比如陆俭明（2004）就指出了因为“受事”难以明确界定，所以就很难说像“血流了很多”“他

升级/降级了”“他们败了”这样的形式究竟是不是无标记被动句。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还是在于汉语中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之间的界限不好界定——既然用了“被动句”这一说法，确认主语是受事，就自然隐含了其中的动词是及物动词，黄正德（1989）明确将“吃”剔除在了非宾格动词（作格动词）之外^①，原因也是显然有一个隐含的施事。可是“开”是不是也隐含施事呢？“开”在其他语言中对应的词经常作为非宾格动词（作格动词）的代表，可是同时，“门开了”几乎出现在了所有关于汉语无标记被动句的讨论里。那么“发生”、“开”和“吃”之间是不是存在明确的界限呢？汉语中的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是不是截然对立的呢？

中动的概念同样被介绍到了汉语研究中，不过还是因为缺乏形态标记，汉语中中动语态外延的界定碰到了和英语一样的困难。一方面，有学者坚持汉语没有中动语态，或者说不需要“中动”这个概念（如吴怀成，2020；严辰松，2011）；另一方面，主张汉语中有中动结构的学者也有各自不同的具体观点。有的学者从意义上定义，认为中动结构表达对主语性质的评价，因此只有“这支笔写起来很顺”“这个颜色看着很顺眼”这类结构算是中动结构（如 Xiong, 2017: 3-6；余光武和司惠文，2008）；董成如（2021）专门区分了中动结构和非宾格结构，认为“V起来AP”属于中动结构。除了“V起来AP”之外，付岩和陈宗利（2017）结合了形式和意义的标准，认为“V+NP+AP”和“NP+能/可以VP”也属于中动结构；蔡淑美和张新华（2015）把“值得”句和“耐/经”句也纳入了中动结构的讨论当中。还有学者则认为凡具有主动的形式和被动的意义的结构都是中动结构，从这个角度来看，“鸡不吃了”“气球吹破了”都是中动结构（如 He, 2019: 111-113），这种观点与前面提到的董成如（2021），余光武和司惠文（2008）的观点刚好相反。

可以看到，“无标记被动”和“中动”两个概念在汉语中存在类似的界定困难，其根源还是在于汉语没有相应的形态标记，因此语态的界定只能依赖语义的类比，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事实上也确实有学者指出汉语的主动、中动和被动三种语态形式并非离散的范畴，而是一个连续统（张黎，2012；张绍杰、薛兵，2018）。既然汉语的语态本身界定就有困难，自然就不适宜作为我们研究主宾转换现象的立足点了。

^① 不过黄正德（1989）也没有将“鸡不吃了”看成被动结构，他认为这是一种省略结构，省略了施事。

三、其他研究

针对汉语中的主宾转换现象，虽然很大一部分研究是建立在格标记理论和语态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但是也有学者绕开了以上理论直面转换本身。比如早在1924年，杨树达（1924：185-245）便在《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中提出了“施受同辞”的概念。根据他的定义，施受同辞“乃同一事也，一为主事，一为受事，且又同时连用，此宜有别白矣”。例（8）就是他举的一个例子，可以看到最初“施受同辞”指的是同一句中同一个词的不同用法。而后，黎锦熙（1933：66）在《比较文法》一书中提出了“反宾为主句”的概念，定义为“宾位倒置在句首，而实已取得主语之资格者，则不得复以‘宾’论，而亦不得谓为变式‘句’法矣，盖其外动词变为‘被动式’，则谓为变式‘词’法可耳”。所以“反宾为主句”这一说法是专门针对及物动词（外动词）说的，此后“施受同辞”和“反宾为主句”两个概念常见于古汉语研究当中。例如，大西克也（2004）研究了《史记》中的施受同辞现象，统计了40个动词在《史记》中的及物/不及物分布；宋亚云（2007a, b）研究了《左传》《史记》《论衡》等文献中的反宾为主句。不过，在具体分析中，这些研究最终往往依然将主宾转换现象与作格理论或者语态理论联系起来：大西克也（2004）和宋亚云（2007a, b）在研究施受同辞现象和反宾为主句时，全都用到了“作格动词”的概念；谢质彬（1996）明确指出反宾为主句是外动词的一种被动用法。在针对现代汉语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问题：确实是有学者从转换本身入手，采用了“使动转换”（刘凤樾，2018）或者“论元交替”（杨大然、程工，2018）这样的说法，但是这些研究在具体分析中又回到了“非宾格动词”的概念上，没有从根本上跳出及物不及物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

西方也同样有学者是脱离格或者态来谈转换的，主要就是围绕“无常动词（labile verb）”的研究。在对高加索语的使动表达的研究中，Nedjalkov & Sil'nickij（1973）首先提出了labile verb的说法，意指同一个动词在不加任何标记的情况下既可以作及物动词用又可以作不及物动词用，labile这个词本身有“不稳定；无常”的意思，这种说法被Nichols（1984）、Haspelmath（1987, 1993）等学者所沿用，主要见于针对及物性转换（transitivity alternation）的研究当中，起初并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得到重视。在研究作格性（ergativity）的过程中，Dixon

个
好
含
宾
开”
动
汉
在

标
有
怀
者
达
很
惠
为
利
可
耐
形
气
提

似
界
也
寿
语
足

构。

(1994: 6) 区分了施事无常性 (A-lability) 和受事无常性 (P-lability), 允许宾语省略的动词具备施事无常性, 而允许主宾转换的动词具有受事无常性, 在不加限定的情况下, “动词无常性” 一般是指受事无常性。后来俄罗斯学者 Letuchiy (2009, 2015) 研究了一百多种语言 (主要分布在欧洲、非洲、西亚、北亚) 中的无常动词, 将无常动词研究发展为一种类型学视角, 完全从作格理论中脱离了出来, 并且明确了无常动词的两个标准: (一) 无常动词至少有及物和不及物两种用法; (二) 在两种用法中, 主语有不同的语义角色。Gianollo (2014) 沿用了 Letuchiy 的这种标准, 也肯定了无常动词类型学是一种“通用的, 跨语言研究无标记及物性转换的视角”。不过大概是因为这些学者更多活跃在非英语的研究当中, 在英国和美国影响相对有限, 也从未被引进到汉语研究当中。

另外, 汉语中还有一类特殊的主宾转换现象, 即上文提到的“主宾易位句/主宾互换句”。陆俭明 (2004) 采用构式语法的视角将其分析为“数量关系构式”, 同时将其形式表达为“数量名短语 1 (容纳量) - 动词 (容纳方式) - 数量名短语 2 (被容纳量)”; 而其他学者一般根据意义将这种句式称为“供用句/供使句”(如李强, 2019; 鹿荣和齐沪扬, 2010; 任鹰, 1999 等)。

四、术语辨析小结

在这一节中我们看到, 针对我们感兴趣的主宾转换现象, 以往研究至少用到了“施受同辞”“反宾为主句”“作格动词”“非宾格动词”“无标记被动句”“中动结构”等概念来概括和分析, 其中“作格动词”和“非宾格动词”建立在格的范畴上, “无标记被动句”和“中动结构”建立在态的范畴上。然而, 可以明确的是, 汉语中没有任何格标记, “被/叫/让”一般认为是被动语态的标记, 不过学界对此尚存争议 (详见本书第六章)。可以看到以往针对汉语中格或者态的研究大都基于语义上的类比, 因此也就缺乏客观一致的标准。我们希望在逻辑上避免用汉语中没有的 (或者不确定的) 范畴来指称汉语中确实存在的现象, 因而本书将竭力避免从格或者态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主宾转换现象。

“施受同辞”和“反宾为主句”两个说法都是中国本土产生的, 都是对于形式的直接描述, 本身不涉及体或者态的概念, 但是我们能够找到一些主宾转换的例子难以用“施受同辞”或者“反宾为主句”准确概括,

例如，“一个人死了”和“死了一个人”两句话中根本不存在施事，是“主宾转换”却难以称得上“施受同辞”；同时“反宾为主句”这一说法隐含了“反”和“正”的对立——必然是有一个“正”的动宾结构，才能谈得上“反宾为主”——可是在“一个人死了”和“死了一个人”这组句子中，要怎么界定“正”和“反”？根本上，“反宾为主句”的定义是针对及物动词（外动词）来说的，可是汉语中的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间的界限本不是泾渭分明的，因此“施受同辞”和“反宾为主句”两种说法亦无法全面概括我们所感兴趣的主宾转换的现象。

虽然上述几种说法均不适合直接用于我们的研究，但是前人的研究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我们，尤其是前人提到的几个连续统：大西克也（2004）和宋亚云（2007a）通过统计双双发现所谓作格动词并不是一个内部匀质的范畴，宋亚云（2007a）明确指出在中性动词和作格动词之间有一个过渡类；而针对汉语中的语态，张黎（2012），张绍杰和薛兵（2018）不约而同地认为汉语中主动、被动、中动语态组成一个连续统，与之相应，施事和受事也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语义角色连续统的两极。如果承认这些概念之间本身没有明确的界限，那么选择其中任何一个作为立足点必然会遇到外延界定的困难，影响讨论的深入。所以，我们不妨放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回归形式本身，借鉴西方学者针对“无常动词（labile verb）”的论述，把允许主宾转换的谓式叫作“无常谓式”，而无常谓式允许主宾转换的性质叫作“谓式无常性”。这里我们说的“主宾转换”是单从结构形式上描述，主宾转换表示无常谓式V既能出现在AVB中（其中B是宾语），又能出现在BV中（其中B是主语）。换句话说，“主宾转换”里说到的“主语”和“宾语”在汉语中只是对语序的描述，在一个简单小句AVB当中，不论A和B具体的语义角色，我们都将A看作主语，B看作宾语。而之所以我们用“谓式”不用“动词”，是因为我们注意到现代汉语中大量的动补结构允许主宾转换，如上文例（10d）提到的“打破”就难以看成一个动词——事实上对于动补结构而言，词和短语的差别在于规约度，两者之间的界限往往并不清晰（详见第一章和第三章）——采用“谓式”的说法就避开了词和短语的界分问题。

ility),
自受事
生。后
分布
为一
词的
种用
的这
标记
研究

主宾
析为
动词
居意
扬,

究
“无
非在
上”
)。此
或免

是

第三节 汉语中主宾转换的类型

明确了主宾转换的定义之后，我们可以根据形式把汉语中的主宾转换分为七种类型，如表 0.2 所示。

表 0.2 汉语主宾转换现象的七种形式类型

类型	及物用法	不及物用法	例子
类型一	A + V + B B + V + A	B + V	盖、蒙、罩、到、过、上、如、像等
类型二	A + V + B B + V + A	A 和 B + V	对战、离、邂逅、认识、对位、遭遇等
类型三	A + 把自己 + V	A + V	藏
类型四	A + V + B	B + 自 / (互) 相 / 可以 / 能 / 容易 / 难 + V	怨、爱、逢、敬、找、进等
类型五	A + V + B	B + V	滚、摇晃、开始等
类型六	A + V + B; A + 把 + B + V	B + V	开、哭湿、吃完等
类型七	A + 把 + B + V	B + V	洗得干干净净、记在了心里、堆成了一座山等

有的谓式虽然不能直接带宾语，可是却可以出现在以“把”字句为代表的处置式中，因此我们也认可这样的谓式具有及物用法，比如类型七。

以上七类可以与俄罗斯学者 Letuchiy (姓氏也写作 Letuchij, 见 Letuchij, 2004) 对于动词无常性的分类联系起来看。建立在对上百种语言的研究的基础上, Letuchiy (2009, 2015) 界定了动词无常性的五种类型, 分别是逆序无常 (converse lability)、交互无常 (reciprocal lability)、反身无常 (reflexive lability)、反使动无常 (anticausative lability) 及被动无常 (passive lability)。在逆序无常中, 动词带的两个论元可以互换位置而不影响意义, 逆序无常动词常常表达情绪或者感受, 比如保加利亚语中的 *xaresvam* “爱; 取悦”; 交互无常表达的是发生在两个论元之间没有方向性的事件, 比如英语 John kissed Mary (John 亲了 Mary) 和 Mary and John kissed (Mary 和 John 亲吻了) 表达的是同

一个事件；反身无常在 Letuchiy 所研究的语言中大都表示身体护理，比如英语中的 shave “剃须”，在句子中既可以说 John shaved himself (John 给自己剃了须) 也可以说 John shaved (John 剃了)；反使动无常指的就是前人讨论的使动 - 反使动转换 (如 Haspelmath, 1987; 1993)，相对于及物 (使动) 用法，施事在不及物 (自动) 用法中不出现，例如列兹金语 (一种东北高加索语) 中的 q'in “死 / 杀”；被动无常动词如果出现在不及物结构中，是受事，在 Letuchiy (2009) 的样本中，被动无常的情况在世界语言中总体比较少见，她举的例子是巴姆巴拉语 (一种西非语言) 中的 sègin “归还”。

我们将表 0.2 中汉语主宾转换的类型与 Letuchiy (2009, 2015) 界定的动词无常性的类型进行对标，可以得到汉语中主宾转换的五种类型：逆序转换、交互转换、反身转换、减元转换、有条件的主宾转换。针对“减元转换”需要说明，在 Letuchiy 的体系里，被动无常和反使动无常的区别只是在于被动无常是典型及物动词的性质，而反使动无常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及物动词的性质。由于本研究反对采用二元对立的眼光来看待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因此单从形式出发，鉴于这类主宾转换中谓式的不及物用法相对于及物用法少了一个论元，就把它们统一叫作“减元转换”。

一、逆序转换

在逆序转换中，谓式的主语和宾语可以互换位置而不影响意义，就是表 1.2 中的类型一。汉语中众多表示位移趋向的谓式，包括“上”“过”“到”“上来”“下去”等，都有这样的性质，例如：

(13) a. 九个人上了三楼。

b. 三楼上了九个人。

(14) a. 这个十字路口一下过了二十辆车。

b. 二十辆车一下过了这个十字路口。

另一类允许逆序转换的谓式包括“盖”“蒙”等，如：

(15) a. 一块布盖着尸体。

b. 尸体盖着 (一块布)。

(16) a. 白纱蒙着脸。

b. 脸蒙着 (白纱)。

当然，原本就表示主语宾语相似的“像”和“如”一定允许逆序转换。

除此之外，前人提到的“主宾易位句/主宾互换句/供用句/供使句”是逆序转换的另一种情况，如：

(17) a. 五个人吃一锅饭。

b. 一锅饭吃五个人。

(18) a. 1000 人坐一艘船。

b. 一艘船坐 1000 人。

二、交互转换

交互型主宾转换表达的是发生在两个论元间没有方向性的事件，Letuchiy (2009) 举的英语中的例子是“John kissed Mary – Mary and John kissed”，汉语中也有这种情况，即表 1.2 中的类型二，涉及的谓式主要表示亲吻、邂逅或者分离，包括单字“吻”“亲”“离”“替”“换”，复合式“邂逅”“认识”“遭遇”“替换”“碰上”“撞见”等，如：

(19) a. 我认识公安局局长。

b. 我和公安局局长认识。

(20) a. (夫妻离婚) 他们俩离了。

b. 她已经离了他，现在一个人过挺好。

除了表示亲吻、邂逅或者分离的谓式之外，还有的谓式结构上是“对 V”或者“会 V”，而“对”和“会”本身就有交互的意思，如“对战”“(对抗性球类比赛中) 对位”“会战”“会师”，例如：

(21) a. 毛泽东与朱德在井冈山顺利会师。

b. 毛泽东在井冈山顺利会师朱德。

(22) a. (篮球比赛) 这场比赛林书豪对位库里。

b. 这场比赛林书豪和库里对位。

三、反身转换

反身转换在其他语言中大都表达身体护理，在及物用法中会出现一个反身代词，比如“John shaved himself – John shaved”，如表 1.2 中的类型三，汉语中的“藏”也有类似的性质，例如：

(23) a. 我就在院里黑处藏着。

b. 我把自己藏在院里黑处。

与其他语言不同的是，汉语中表示身体护理的“洗澡”“剃须”“化妆”本身是动宾复合式，不能再带反身代词作宾语，但是可以用介宾短语介绍对象，如：

- (24) a. 我九点给自己洗澡。
b. 我九点洗澡。

四、减元转换

我们这里说的减元转换对应 Letuchiy (2009) 动词无常性分类系统中的反使动无常和被动无常，是主宾转换中非常丰富的一个大类，囊括了前人研究中提到的作格、非宾格、无标记被动，对应表 1.2 中的类型五、类型六和类型七。类型五中动词可以直接带宾语却不能直接出现在处置式中，例如：

- (25) a. 新生活开始了。
b. 我们开始了新生活。
c. *我们把新生活开始了。
(26) a. 球滚着。
b. 小狗滚着球。
c. *小狗把球滚着。

类型六中谓字或者谓字复合式可以直接带宾语，也可以出现在处置式中，如：

- (27) a. 门开了。
b. 小张开了门。
c. 小张把门开了。
(28) a. 饭吃完了。
b. 小猫吃完了饭。
c. 小猫把饭吃完了。

类型七中谓字复合式在现代汉语中并不能直接带宾语（近代汉语中曾经出现过直接带宾语的用法），但是可以出现在处置式中，如：

- (29) a. 垃圾堆成了一座山。
b. *保洁员堆成一座山垃圾。
c. 保洁员把垃圾堆成了一座山。
(30) a. 这八字口诀就此记在了心里。

换。
句”

件，
and
胃式
呢”。

“对
对

一
的

b. *小明就此记在了心里这八字口诀。

c. 小明就此把这八字口诀记在了心里。

从结构上看，类型五一般为单字或者双字；类型六从单字到四字不等，以双字居多；类型七基本上是多字。

如果将这三种类型与 Letuchiy (2009) 的动词无常性体系对标，那么类型六和类型七绝对属于被动无常，类型五基本可以与反使动无常对应。不过这样的话，汉语中的被动无常显然不罕见，并不符合 Letuchiy (2009) 的论断。

此外，汉语中还有一种情况形式上也是减元主宾转换，但是意义上既不表达反使动也不表达被动，例如：

(31) a. 张三去年死了老婆。

b. 老婆去年死了。

(32) a. 同学们都打了疫苗。

b. 疫苗都打了。

(33) a. 娃娃换了衣服。

b. 衣服换了。

以上三例中，a 句中的主语都不是施事，而是经历者，表达经历者经历了某种状态改变，引起改变的施事并没有出现在句子当中。

五、有条件的主宾转换

除了上面提到的类型之外，汉语中还有一种有条件的主宾转换，即表 1.2 中的类型四。一些谓式本身几乎只有及物用法，可是被特定的成分修饰或者出现在特定的结构中时却作不及物用，这些修饰成分有“自/自己/自我”“互/互相”“(不)可/能/足/难/易/……”等。

“自/自己/自我”修饰谓式不加宾语，意义上接近于反身无常，不过被修饰的谓式意义上不再局限于躲藏或者身体护理，可以表示态度、情绪、感官等多种意义，如：

(34) a. 事到如今，你不应该再自我欺骗。

b. 事到如今，你不应该再欺骗自我。

如果没有“自我”的修饰，“欺骗”只允许宾语省略，不允许主宾转换。

与之类似，“互/互相”修饰谓式不加宾语，意义上接近于交互无常，不过被修饰的谓式也可以表示各种意义，如：

(35) a. 老师和学生应该互相尊重。

b. 老师应该尊重学生，学生也应该尊重老师。

如果没有“互相”修饰，那么“尊重”是不允许主宾转换的。

另一种可以赋予及物谓式以不及物用法的格式是表示性质状态的“(不)可/能/足/难/易/……”，如：

(36) a. 这种解释实在是不能信。

b. 我们都不信这种解释。

(37) a. 本季度的经济数据根本不能看。

b. 我们一起看本季度的经济数据。

“信”和“看”本身几乎没有不及物用法，固然是有宾语省略的情况，可是宾语省略并不是主宾转换的证据，完全是由“(不)可/能/足/难/易/……”而导致减元的，这就是一部分学者提到的中动结构。

第四节 研究目标

基于以上提到的观察和初步分析，本书围绕汉语中的主宾转换现象，重点回答以下问题，以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一、汉语中有哪些无常谓式，它们在语义上有没有什么特点？

二、既然无常谓式允许主宾转换，既有及物用法又有不及物用法，那么汉语中的及物、不及物谓式和无常谓式是什么关系？

三、无常谓式的不及物用法（以下简称“不及物无常构式”）在以往语言学研究中被认为是无标记被动句，那么它和“被”字句到底有什么关系？“被动”这一概念又要如何理解？

四、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主宾转换现象是如何产生的？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认知机制？

五、从跨语言的角度看，汉语中的无常谓式和其他语言中的无常动词有什么区别和联系？从汉语语言学的国际地位来看，关于汉语无常谓式的研究结论是否可以推广到其他问题乃至其他语言的研究中，在国际语言学领域中凸显汉语研究的作用？

第五节 章节安排

本书第一章解释研究开展的思维模式及研究方法，重点介绍认知构式语法的研究思路、这一思路的基本假设，及这一思路在本研究中的具体操作流程；第二章围绕单个谓字，采用历时眼光考察上古、中古、近代、现代汉语中的无常谓字及其语义特点；在谓字的基础上，第三章将谓字复合式纳入考察，这里说的谓字复合式包括了各种结构的复合词、动补短语、谓词性的联合短语，在回溯了无常谓字复合式的历史之后，这一章也将分析谓字的复合对谓字字义的影响；基于第二章、第三章的历时研究，第四章采用跨语言视角，对无常谓式及主宾转换现象进行总结定性，揭示无常谓式的语义特性，然后以汉语为立足点描写其他各类语言的主宾转换现象；第五章着眼于语言与认知的关系，讨论世界语言中无常动词（包括其及物用法 AVB 和不及物用法 BV）背后的认知原型及产生机制；第六章通过比较原型的无常谓式与“被”字句中的高频谓式，讨论不及物无常构式与“被”字句的关系，进而探讨汉语中的“被动”概念；结语总结全书，同时提出汉语无常动词研究对于汉语中的其他现象的研究，以及其他语言研究潜在的贡献和启发。

此文档为部分预览，请支持正版图书！

第四章 状态改变：无常动词的语义原型

在前两章中我们已经看到，汉语中表示状态改变是无常谓式最典型的语义特征，这一发现与国外针对使动/自动转换和无常动词的研究有相通之处。在本章我们将先介绍国外语言学家的既有论述，在此基础上用一种跨语言的眼光重新审视前两章的发现，进而指出人类语言中无常动词的普遍特点，并基于这些普遍特点列举一些汉语中常见的无常谓式，然后以汉语作为立足点描写其他各类语言中的主宾转换现象。

第一节 国外的相关理论

一、Haspelmath 的使动/反使动转换研究

如果立足于印欧语来讨论无常动词，就很难避开使动/自动转换 (causative/ inchoative alternation)，因为在印欧语的语境当中，无常动词一般被看作使动/自动转换的一种模式。使动/自动转换在文献中有时也被称为使动转换 (causative alternation) 或者使动/反使动转换 (causative/anticausative alternation)，是及物性转换 (transitivity alternation) 的一个主要类型。根据 Haspelmath 的定义，使动/自动转换具体指的是同一个事件 (往往是状态改变事件) 可以由一个及物动词 (使动, causative) 或者一个不及物动词 (自动, inchoative) 表达 (Haspelmath, 1993; 2014)。在形态丰富的语言中，使动/自动转换可能出现不同的标记模式：在词根相同的情况下，有时是及物用法有标记 (使动标记)，有时是不及物用法有标记 (自动标记)，有时是使动/自动双向标记，有时是及物用法/不及物用法皆无标记 (这时词根本身就是

无常动词)，另外还有及物用法和不及物用法分别用两个词根的情况，各种情况的例子如表 4.1 所示。

表 4.1 使动 / 自动转换的各种模式

类型	词根	及物形式 (使动)	不及物形式 (自动)
使动 (标记及物用法)	法语 <i>fondre</i> “融化”	<i>faire fondre</i>	<i>fondre</i>
自动 (标记不及物用法)	印地语 / 乌尔都语 <i>naa</i> “开”	<i>khol-naa</i>	<i>khul-naa</i>
双向标记	日语 <i>atum</i> “集中”	<i>atum-eru</i>	<i>atum-aru</i>
异根	俄语 <i>goret' / zhech'</i> “烧”	<i>zhech'</i>	<i>goret'</i>
无常动词	现代希腊语 <i>svino</i> “灭”	<i>svino</i>	<i>svino</i>

针对不同的事件往往会有不同的标记模式，比如在日语和斯瓦希里语中，“冰 / 冻”都是标记及物用法，而“破”都是标记不及物用法：

- (1) a. 使动 (及物用法) 自动 (不及物用法)
- 日语 *koor-ase-* *koor-*
- 斯瓦希里语 *grand-isha* *granda*
- “冰 / 冻” (标记及物用法)
- b. 日语 *war-* *war-e-*
- 斯瓦希里语 *vunja* *vunj-ika*
- “破” (标记不及物用法)

(转引自 Haspelmath, 2014)

表达同样的事件，在不同的语言当中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及物 / 不及物标记模式，如表 4.2 展示了“醒”的概念在四种语言中的表达 (摘自 Haspelmath, 2014)。

表 4.2 “醒”的概念在四种语言中的及物 / 不及物标记模式

	及物 / 不及物标记模式	“醒” (不及物用法)	“醒” (及物用法)
立陶宛语	标记及物用法	<i>pabus-ti</i>	<i>pabud-in-ti</i>
法语	标记不及物用法	<i>se réveiller</i>	<i>réveiller</i>
德语	及物 / 不及物双向标记	<i>aufwachen</i>	<i>aufwecken</i>
希腊语	及物 / 不及物皆不标记	<i>ksipnó</i>	<i>ksipnó</i>

至于不同语言对于各种事件具体选择哪种标记模式，首先有 Nedjalkov & Sil'nickij (1973) 分析了“笑/使……笑”“(水)沸/使(水)沸”“烧”“破坏”四个事件在 60 种语言中的表达，即 240 对使动/自动动词，然后针对每个事件，他们统计了使用各种标记模式的语言数量，结果如表 4.3 所示。

表 4.3 事件在 60 种语言中的使动/自动转换模式统计
(转引自 Nedjalkov & Sil'nickij, 1973)

事件	总数	标记 自动	标记 使动	双向 标记	异根	无常 动词	其他	自动/ 使动比
“笑/使……笑”	60	0	54	6	0	0	0	0
“(水)沸/使(水)沸”	60	2	36	4	7	9	1	0.06
“烧”	60	8	19	2	14	14	0	0.42
“破坏”	60	22	9	5	0	19	2	2.44
总数	240	32	118	17	21	42	3	0.27

在 Nedjalkov & Sil'nickij (1973) 研究的基础上, Haspelmath (1993) 扩大了研究的范围, 研究了 31 个事件在 21 种语言中的表达, 得到了表 4.4。

表 4.4 各类事件在 21 种语言中的使动/自动转换模式统计
(转引自 Haspelmath, 1993)

事件	总数	标记 自动	标记 使动	双向 标记	异根	无常 动词	自动/ 使动比
“(水)沸”	21	0.5	11.5	3	0	6	0.04
“冰/冻”	21	2	12	3	0	4	0.17
“干”	20	3	10	4	0	3	0.30
“醒”	21	3	9	6	1	2	0.33
“灭”	21	3	7.5	5.5	2	3	0.41
“沉”	21	4	9.5	5.5	0.5	1.5	0.42
“教/学”	22	3.5	7.5	6	3	2	0.47
“融化”	21	5	10.5	3	0	2.5	0.48

续表

事件	总数	标记 自动	标记 使动	双向 标记	异根	无常 动词	自动/ 使动比
“停”	21	5.5	9	3.5	0	3	0.61
“转”	21	8	7.5	4	0	1.5	1.07
“溶解”	21	10.5	7.5	2	0	1	1.40
“烧”	21	7	5	2	2	5	1.40
“毁”	20	8.5	5.5	5	0	1	1.55
“填”	21	8	5	5	0	3	1.60
“结束”	21	7.5	4.5	5	0	4	1.67
“开始”	19	5	3	3	0	8	1.67
“传(播)”	21	11	6	3	0	1	1.83
“卷”	21	8.5	4.5	5	0	3	1.89
“发展”	21	10	5	5	0	1	2.00
“丢”	21	11.5	4.5	4.5	0.5	0	2.56
“升”	21	12	4.5	3.5	1	0	2.67
“提高”	21	8.5	3	8	0	1.5	2.83
“摇”	21	12	4	3.5	0	1.5	3.00
“连”	21	15	2.5	1.5	1	1	6.00
“变”	21	11	1.5	4.5	0	4	7.33
“集中”	21	15	2	3	0	1	7.50
“开”	21	13	1.5	4	0	2.5	8.67
“破”	21	12.5	1	4	0	3.5	12.50
“关”	21	15.5	1	2.5	0	2	15.50
“分(开)”	20	11.5	0.5	5	0	3	23.00
“死/杀”	21	0	3	1	16	1	—
总数	637	243	164.5	128.5	27	76.5	

在两个研究中, Nedjalkov & Sil'nickij (1973) 和 Haspelmath (1993)

都从事件自发性的角度概括了表 4.3 和表 4.4 的发现，可以简单地用图 4.1 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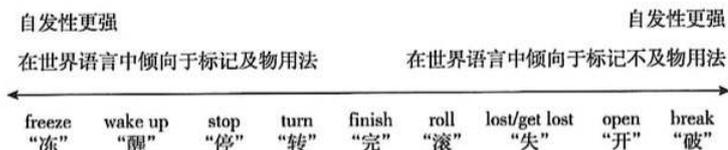


图 4.1 事件的自发性连续统及其与使动 / 自动转换模式的关系
(转引自 Haspelmath, 1993)

在图 4.1 的连续统中，处于左侧的事件自发性更强——一般情况下都不需借助外力发生，在世界语言中倾向于标记及物用法，用使动标记；而越往右侧走，自发性就越弱，在世界语言中越倾向于标记不及物用法，用自动标记。这一倾向可以用认知语言学中的象似性理论来解释：象似性理论认为，认知上有标记的范畴在语言形式上也倾向于有标记 (Givón, 1991)。具体到使动 / 自动转换模式的选择，像“冻”“醒”这种自发性强的事件，不借助外力是一般的、自然的情况，而外力导致的“冻”或者“醒”的发生则是比较罕见的情况，需要特别的认知标记，在语言中就实现为用使动标记来标记及物用法；反之，像“破”“开”这种自发性相对较弱的事件，一般情况下都需要借助外力发生，完全不借助外力的“自己破”或者“自己开”是比较罕见的情况，需要特别的认知标记，在语言中就实现为用自动标记来标记不及物用法。根据这种逻辑，自发性强的事件倾向于标记及物用法，自发性弱的事件倾向于标记不及物用法，那么既不标记及物用法又不标记不及物用法的事件，即无常动词表达的事件，应当居于自发性连续统的中间。不过，也许是因为样本中的无常动词词义并无明显规律，Nedjalkov & Sil'nickij (1973) 和 Haspelmath (1993) 都没有做这样的推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 Nedjalkov & Sil'nickij (1973) 和 Haspelmath (1993) 的跨语言研究中使动 / 自动转换被定义成了一对动词，一个及物的、一个不及物的，表达同一个事件，而这个事件通常是状态改变事件。根据他们的理解，使动和自动的差异仅仅在于使动包含了一个引起事件的施事，而自动则是忽略施事把情况描绘成自主发生。围绕着“状态改变”这个意义标准，Haspelmath (1993) 指出，有三类事件是不能参与的：(一) 静止状态，比如“高”“强”；(二) 不表达任何状态改变的动作，

如“帮助”“邀请”“批评”；(三)施事性强的不及物动作，如“工作”“跳舞”等。除此之外，如果某一概念涉及指向施事的意义成分，比如工具或者方法，那么这个概念也无法参与使动/自动转换，比如英语词 *cut* 和 *tear* 意义接近，语义上的主要差别就只是 *cut* 隐含了“用锋利工具”的意思，然而就是这细微的差别，导致 *tear* 可以参与使动/自动转换，*cut* 却不可以。

显然，Nedjalkov & Sil'nickij (1973) 和 Haspelmath (1993) 所讨论的使动/自动转换都是从形态的角度切入和定义的，这种角度本身未必适合形态不丰富的汉语，可是他们对于语义的论述却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二、Letuchiy 的无常动词类型学

也并不是所有学者都把无常动词放在使动/自动转换的框架下面讨论，俄罗斯学者 Alexander Letuchiy (姓氏也写作 Letuchij, 见 Letuchij, 2004) 就是专门研究无常动词和无常动词类型学的。虽然和 Haspelmath 的研究有不同的角度和范围，但是 Letuchiy 的不少发现与 Haspelmath 互为印证。首先，他们都同意动词无常性并不是一个所有动词都有的性质，而是局限于一些表达特定意义的动词。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意义，Letuchiy (2009) 指出表示阶段的动词，例如英语中的 *finish* 和 *begin*，在德语、保加利亚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等关系疏远的语言中皆具有无常性。对照图 4.1 中 Haspelmath 发现的自发性连续统，会发现表示阶段的“开始”和“结束”恰好居于靠中间的位置，我们认为这应该不是单纯的巧合，情况极有可能就是表示阶段的动词自发性居中，而自发性居中的动词有较高的无常性。

同时，Haspelmath 关于使动/自动的讨论和 Letuchiy 关于无常性的论述都专门提到了形容词（或者状态动词）。Letuchiy (2009) 提到个别语言有数量丰富的、由形容词变形得到的无常动词，例如：

(2) 法语：

grand “大” > *grandir* “扩大”

gros “厚” > *grossir* “加厚”

froid “冷” > *froidir* “降温”

chaud “热” > *chauffer* “加热”

(Letuchiy, 2009)

Haspelmath (1987) 在讨论使动 / 自动转换时也注意到由形容词变形得到的动词，在不少语言中，形容词变成动词需要加上一定的标记，而这些标记很多时候正好也是这些语言中的自动标记，如：

(3) 哥特语：

fulls “满” > *full-n-an* “充满”

mikils “伟大” > *mikil-n-an* “变得伟大”

(4) 斯瓦希里语：

safi “干净” > *saf-ik-* “变干净”

kamili “完美” > *kamil-ik-* “变完美”

(5) 土耳其语：

ince “瘦” > *ince-l-mek* “变瘦”

boş “空” > *boş-al-mak* “变空”

(Haspelmath, 1987)

在哥特语、斯瓦希里语和土耳其语中，-an-、-ik-、-ma(e)k 分别也是反使动标记。针对这种多功能性，Haspelmath (1987) 解释到，因为自动 / 使动转换表达的通常就是状态改变事件，状态改变的结果自然就是一个状态。在人类语言中，表示状态的一般都是形容词。

另外，Letuchiy (2009) 从 Haspelmath 和自己的语料中总结出—条规律：总体上，包括希腊语、俄语和德语在内的印欧语更多地标记不及物用法（使用自动标记），同时无常动词的自发性普遍较高；而包括格鲁吉亚语和列兹金语在内的高加索语有更发达的使动标记，同时无常动词的自发性普遍较低。这一对应关系可以概括如下：

(6)

印欧语	Vs.	高加索语
语法化的自动标记		语法化的使动标记
自发性强的无常动词		自发性弱的无常动词

而深入印欧语中，Letuchiy (2009) 又发现自动标记的语法化程度与无常动词的数量负相关，如图 4.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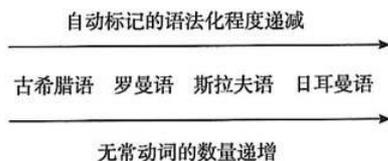


图 4.2 印欧语系中无常动词的数量与自动标记语法化程度的相关性

根据以上发现，Letuchiy（2009）总结到，一种语言的无常动词系统的面貌主要取决于类型学性质和语法性质，其中最主要的语法参数在于语法标记，这不单单是说语法标记（主要指使动/自动标记）存在与否，也是指语法化程度的高低（Letuchiy，2009）。进一步概括的话，可以说一种语言中动词无常性的出现与使动/自动标记的语法化程度是负相关的。

如果 Letuchiy 指出的动词无常性与语法化程度的负相关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一种语言的形态越不发达，动词无常性就应当越发达。Haspelmath（1993）实际上已经用到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来解释英语在印欧语中无常动词特别多的情况，我们知道，在印欧语中，英语属于形态相对不丰富的情况。但是，像汉语这样真正的孤立语却从来没有被纳入这样的考察当中，实际上连 Haspelmath 自己都提到，要考察无常动词的数量与形态标记的关系，显然需要更多孤立语的样本。

第二节 动词无常性的两大语义要素

在前两章中，我们通过分析历时语料发现汉语无常谓式原型性地表达状态改变，这一点与外国学者针对无常动词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除了状态改变之外，外国学者还指出事件自发性（高低）也与动词的无常性有关。为了验证这两个语义要素（状态改变和事件自发性）在现代汉语中的作用，我们需要更有针对性地分析目标谓字的无常性与其语义之间的关系。与前两章不同的是，我们这里不再区分目标谓字单独作谓语和参与复合式的情况，所有目标谓字出现在谓语中的用例都被统计在内。另外，由于第二章和第三章关注的是谓字分布的历时演变，选用的目标谓字采取的标准是“跨时代高频”，同时有意识地选用了意义比较稳定、单一的字，这就导致了一些现代汉语中的高频谓字由于历史较为短暂没有被包括在内，比如典型的动作及物谓字数量就比较少。针对这一问题，在这一章我们补充了一些现代汉语中频率较高的，且语义比较有代表性的目标谓字，分别是“助”“买”“踢”“吃”“丢”“停”“醒”，其中“助”“买”“踢”“吃”都是典型的及物谓字，涉及典型的施事和受事，而“丢”“停”“醒”都有表示状态改变的意思，且都出现在了前人的研究当中，在无常动词类型学当中一贯讨论得较多。由此目标谓字就从 35

个扩充到了 42 个，这 42 个目标谓字的分布如表 4.5 所示。

表 4.5 现代汉语目标谓字的无常性

	对及物结构的 忠实度 VTF	对不及物结构的 忠实度 VIF	对宾语省略的 忠实度	及物性 VTF-VIF
如	100.00%	0	0	100.00%
有	98.99%	0.51%	0.51%	98.48%
见	96.27%	1.24%	2.49%	95.02%
为	94.52%	0	5.48%	94.52%
助	92.37%	0	7.63%	92.37%
击	91.67%	3.24%	5.09%	88.43%
得	91.43%	4.29%	4.29%	87.14%
受	87.47%	2.05%	10.48%	85.42%
知	87.16%	5.50%	7.34%	81.65%
当	89.90%	10.10%	0	79.80%
买	80.50%	7.23%	12.26%	73.27%
踢	74.32%	2.74%	22.95%	71.58%
定	77.40%	10.96%	11.64%	66.44%
问	67.18%	3.08%	29.74%	64.10%
吃	72.75%	9.24%	18.01%	63.51%
成	77.85%	15.64%	6.51%	62.21%
出	81.01%	18.99%	0	62.03%
破	80.49%	18.90%	0.61%	61.59%
正	76.32%	18.42%	5.26%	57.89%
开	74.40%	20.53%	5.07%	53.86%
尽	75.00%	22.97%	2.03%	52.03%
还	72.22%	27.78%	0	44.44%
好	71.22%	27.32%	1.46%	43.90%
摇	67.52%	30.95%	1.53%	36.57%
完	58.62%	34.48%	6.90%	24.14%

续表

	对及物结构的 忠实度 VTF	对不及物结构的 忠实度 VIF	对宾语省略的 忠实度	及物性 VTF-VIF
生	60.53%	39.47%	0	21.05%
强	58.62%	40.80%	0.57%	17.82%
动	51.08%	43.88%	5.04%	7.19%
丢	49.52%	42.97%	7.51%	6.55%
上	49.21%	50.79%	0	-1.59%
大	45.45%	54.55%	0	-9.09%
来	27.47%	55.25%	17.28%	-27.78%
多	34.09%	65.91%	0	-31.82%
过	29.51%	61.48%	9.02%	-31.97%
死	31.68%	68.32%	0	-36.65%
高	26.47%	73.53%	0	-47.06%
沉	18.03%	81.97%	0	-63.93%
去	10.48%	77.14%	12.38%	-66.67%
停	16.31%	83.38%	0.30%	-67.07%
升	15.41%	84.59%	0	-69.18%
热	12.82%	84.62%	2.56%	-71.79%
醒	9.00%	90.23%	0.77%	-81.23%

按照字义和及物性高低，42个目标谓字可以分为6大类：

(一) 非动作性及物谓字：如、有、见、为、得、受、知、当（平均及物性 90.25%）。

(二) 动作性及物谓字：助、击、买、踢、问、吃（平均及物性 75.54%）。

(三) 有界状态改变谓字：定、成、破、正、开、尽、完、生、丢、死、停、醒（平均及物性 18.40%）。

(四) 位移谓字：出、还、上、来、过、去（平均及物性 -3.59%）。

(五) 无界状态谓字：好、强、大、多、高、热（平均及物

性 -16.34%)。

(六) 动作兼状态改变谓字：摇、动、沉、升(平均及物性 -22.34%)。

非动作性及物谓字(如“有”“知”)主要描述两个事物之间的性质关系，不同于施受关系，这种关系中不存在一方作用于另一方，相比之下，动作性及物谓字(如“助”“击”)描述的事件中存在明显的施受关系，且典型的情况下不涉及状态改变，如“助”，不过有的动作性及物谓字用在完成体中可以隐含状态改变的意思，比如“买”和“吃”。同时，典型的非动作性及物谓字一般没有进行体，即不能与“在”或者“着”连用，而典型的动作性及物谓字通常都有进行体。所谓“有界状态改变”中的“有界”这里指可以瞬时完成，如“完”“醒”，有明确界限；相应地，“无界状态谓字”(如“好”“强”)中的“无界”指的是没有明确界限只有程度之别，表现为可以被“很”等程度副词修饰；动作兼状态改变谓字(如“摇”“沉”)则是既有动作性，有进行体，可以持续，而动作本身也即是状态改变：相对于“帮助”，“摇/动/沉/升”的字义本身表达了受事有改变或者在改变；位移谓字(如“来”“出”)广义上也属于状态改变，只是相对于有界状态改变谓字(如“完”“醒”)或者动作兼状态改变谓字(如“摇”“动”)，位移一般都是主动发生的，位移物体既有受事的性质(状态改变了)，又有施事的性质(有主动性)。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从表 5.5 来看，各个谓字的及物性(VTF-VIF)是连续分布的，也就是说，在及物性这个指标上，各个大类之间并无明确界限，所以各个大类本身也应该理解成原型范畴，有典型成员也有比较边缘的成员。其实，上面提到的各个类型的语义特征也不是截然对立的。比如“破”依据本义表示“石头开裂”，是有界的状态改变，可是衍生的意义可以表示“糟糕；劣质”，这时候就可以被“很”修饰，是一个无界的状态。

状态改变(与否)这个语义要素在以上六个类别中有明显的表达：非动作性及物谓字(如“有”“知”)和动作性及物谓字(如“助”“击”)的字义本身都不涉及状态改变，它们也几乎不允许主宾转换；无常性较高的三个类别，有界状态改变谓字(如“完”“醒”)、位移谓字(如“来”“出”)、动作兼状态改变谓字(如“摇”“动”)，字义本身就包含状态改变的意思。比较特殊的是无界状态谓字“好”“强”“大”“多”“高”“热”，本身表示的实际上是静止状态，并不涉及改变，而无常性却相当高。在前两章我们看到，无界状态谓字单独

作谓语时近乎绝对不及物，可是却常常可以在后补复合式中作下字（补语）表示状态改变事件的结果状态，这样的后补复合式往往有较强的无常性，因此表 4.5 所展示的无界状态谓字的及物性数据，描述的事件实际上包括了以这些无界状态为结果的状态改变事件。如此看来，状态改变（与否）确实与谓字的无常性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至于事件自发性（高低）这个要素，突出体现在有界状态改变这一类谓字当中。首先，从及物性（VTF-VIF）来看，这是内部差异非常大的一类。我们如果参照 Haspelmath（1993）提出的自发性连续统来分析有界状态改变谓字，可以发现总体上“定、成、破、正、开、尽、完、生、丢、死、停、醒”呈现自发性递增的趋势：“尽”和“完”的自发性居中，相对于“尽”和“完”，“定”“成”“破”通常都不可能自己发生，而在人类世界，“死”“停”“醒”自己发生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对应自发性的递增，是及物性的递减——应该说汉语中有界状态改变谓字的及物性分布在现代汉语中验证了 Haspelmath（1993）提出的自发性连续统，只不过汉语中的自发性连续统并不体现在使动/自动的标记模式上，而突出体现在了分布频率上。

所以我们看到影响动词无常性的两个语义要素，状态改变（与否）和事件自发性（高低）在现代汉语中均有表达，同时两个语义要素也存在一定的交互关系，可以表示为图 4.3，其中阴影的深浅描述的是无常性高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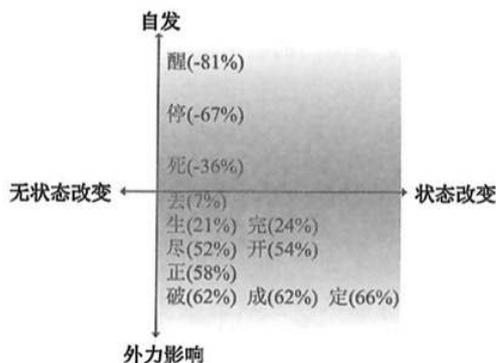


图 4.3 影响无常性的两大语义要素的相互作用

在这两个语义要素中，状态改变（与否）是主导要素，表达状态改变是无常谓式的本质特征，而具体谓式的无常性高低则与自发性（高低）

有关：最典型的无常谓式表达的事件可以自发发生也可以在外力的影响下发生，自发性越低的事件越依赖外力驱动，表达在语言中体现为越高的及物性；而自发性越高的事件自发发生的概率越大，及物性也就越低。

另外需要再次强调，从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数据中我们看到各类目标谓字参与谓字复合的能力是不同的，比如无界状态谓字（比如“好”“强”）一般需要加在动作谓字之后组成后补复合式才能表示状态改变；有界状态改变谓字（如“开”“成”）虽然本身就可以表示状态改变，可是也经常在后补复合式中作下字（补语），这时整个后补复合式根据上字的性质常常也具有动作性；然而，动作兼状态改变谓字（如“摇”“沉”）因为本身具有动作性，就较少出现在后补复合式下字（补语）的位置。位移谓字因为引申义较为丰富，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情况：“来”“去”“出”在后补复合式中作下字的情况很多，尤其是“来”和“去”，常有在多字复合中作最下字的用例；“过”历史上也常常在后补复合式中作下字，现代汉语中已成为公认的体标记；而“还”在现代汉语中却极少在后补复合式中作最下字。鉴于谓字参与复合的能力存在这样的差异性，因此很难单纯地讨论这些类别的谓字本身的自发性。所以，下面我们将主要针对意义更加具体的谓字复合式来阐述无常性与两大语义要素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 常见汉语无常谓式

一、原型无常谓式

原型无常谓式也就是最典型的无常谓式，它们出现在及物结构和不及物结构中的频率相当，从语义来看，主要表达自发性居中的状态改变事件：事件可能自发发生也可能在外力影响下发生，具体包括以下语义类：

a. 表示时间变化（时间域中的状态改变），并且不包含指向施事的语义成分，如“开始”“进行”“形成”“完成”“结束”“终结”……

b. 表示物体运动变化（空间域中的状态改变），包含动作兼状态改变的意思，如单个谓字“动”“抖”“摇”“晃”“摆”“升”“降”“转”“滚”“震”“变”“换”……由这些谓字复合而成的并列复合式，如“摆动”“摇动”“摇晃”“抖

动”“滚动”“变化”“变换”……以及由这些谓字加趋向补语组成的后补复合式（及物用法必须出现在处置式中）“动/抖/摇/晃/摆/升/转/滚（起）来”“降/沉/滚下去”“摆/转/滚出”……

事实上，在其他语言中，表示时间阶段和物体运动的事件也往往用无常动词来表达（Letuchiy, 2004）——这一类主宾转换普遍存在于世界语言中。

以上这些无常谓式与其他语言中的无常动词意义相通，就主宾转换的类型来看，都属于减元转换一类（详见绪论第三节）。除此之外，汉语中也有另一种不涉及状态改变的谓式及物用法与不及物用法频率相当，表达的意义多与数量有关，例如“多”“少”“足”“富有”“洋溢”……这些谓式表达性质状态，作不及物用时多数可以被“很”修饰，作及物用时主语也没有发出任何动作，并不是典型的施事。在以往研究中从未见过其他语言中存在表达这类意义的无常动词。

二、偏及物的无常谓式

偏及物的无常谓式以及物用法为主导。从语义上看，主要是由外力导致的状态改变，后补复合式大都落在这一类，具体包括：

a. 表示破坏，如单个谓字“毁”“灭”“破”“坏”“断”“碎”……由这些谓字组成的并列复合式“破坏”“毁灭”“破碎”“毁坏”……这些谓字作下字的后补复合式“打碎/破/断”“弄坏/断”“敲碎/坏”“击碎/破”“震碎/坏”“砍断/坏”……

b. 表示创造，如单个谓字“做”“制”“造”“写”“作”“画”“唱”“建”“组”“织”“记”“录”“创”“定”“印”“抄”“装”“包”“设”“办”“装”“产”……这些谓字组成的并列复合式，如“制造”“创造”“创建”“组建”“组织”“记录”“确定”“制定”“决定”“抄写”“包装”“设定”“创设”“举办”“举行”“装设”“生产”……后补复合式“做/画/装/包/造/写/印/抄/办/组织好”“创作/制定/组建/创建完成”“唱/写/抄/装/印错”……复杂谓词性结构，如“写成论文”“写得精彩”“建在市中心”……

c. 表示让渡转移，如单个谓字“买”“卖”“给”“送”“传”“放”“运”“带”……后补复合式“买来”“卖完”“卖掉”“送还”“放下”……复杂谓词性结构（及物用法一般出现在处置式中）“授予张三”“送给张三”“放

在桌子上”……

d. 其他，如单个谓字“闭”“充”“丢”“发”“封”“关”“夹”“减”“开”“理”“漏”“清”“删”“填”“通”“展”“整”“正”……由这些谓字组合而成的并列复合式，如“丢掉”“丢失”“关闭”“开展”“清除”“删除”“填充”“整理”……由这些谓字作下字的后补复合式，如“V开”“V正”“V清”……这些谓字带趋向补语组成的后补复合式，如“删去”“减去”“关上”“填上”……由其他更典型的及物动作谓字V作上字的后补复合式，如“V大”（如“扩大”“放大”）、“V小”（如“缩小”“减小”）、“V强”（如“增强”“加强”）、“V弱”（如“减弱”“削弱”）、“V低”（如“降低”“压低”）、“V干”（如“晒干”“晾干”）、“V湿”（如“淋湿”“哭湿”）、“V出”（如“拿出”“提出”）……

偏及物的无常谓式的语义边界是可能导致状态改变的及物动作，且动作的施事和受事的生命度相近，如“杀”，虽然往往可以造成受事的状态改变，但是施事和受事往往都是人类，如果省略一个论元，可能会造成歧义，著名的歧义句“鸡不吃了”也属于这种情况。当然，因为总体上“吃”的施事和受事的生命度还是有一定的差异，不像“杀”一般施事和受事通常都是人类，所以“吃”的无常性比“杀”更高。

偏及物的无常谓式和原型无常谓式的界限也并不清晰，像“开”“关”大致有70%~80%的机会用于及物结构中，所表达的事件在多数情况下都涉及外力，可是不及物用法同样相当可观。

与其他语言相比，因为后补复合式的存在，汉语偏及物的无常谓式特别发达。在其他语言中，表示创造或者让渡转移的动词大都没有不及物用法，要将受事置于句首便必须采用被动式，如英语必须说 *The cake is made*，而不能说 *The cake made*。Haspelmath (1993) 提到过如果某一概念涉及指向施事的意义成分，比如工具或者方法，那么这个概念也无法参与使动/自动转换，他当时举了 *tear* 和 *cut* 的例子，这条规则在汉语中因为后补复合式的存在而并不适用。在后补复合式中，只要下字表达了状态改变（如“破”“开”）或者结果状态（如“大”“强”），整个复合式就可以参与主宾转换，哪怕复合式中的上字有明显的指向施事的意义成分，比如前面提到的“砍断”“打碎”。

三、偏不及物的无常谓式

偏不及物的无常谓式以不及物用法为主要用法，不过在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及物用法中主语并不是施事。语义上，偏不及物的无常谓式往往表达自发性比较高、在多数情况下不涉及外力、自己发生的状态改变事件，比如表达不受控过程的单个谓字“沉”“熔”“化”“醒”“干（脱去水分）”“集”“聚”“散”“塌”“垮”“倒”，以及由这些谓字组成的并列复合式“沉没”“溶解”“化开”“散开”“聚集”“倒塌”“集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类谓式作不及物用时，主语虽然不是施事，但也区别于典型的受事。因为施事受事的界定本身与自发性有关，随着自发性的提高，受事的特征便相对减弱。

此外，一部分无界状态谓式自身可以被“很”修饰，可是在一定情境中也可以带上宾语表示状态改变，这样也就有了无常性，比如“烦”“讨厌”“纯洁”“丰富”“明确”。

偏不及物的无常谓式的边界止于表示位移本义的位移谓字“来”“去”“进”“出”“上”“下”“回”“过”“起”“到”……表示存在、出现、消失的“显”“现”“存”“生”“发”“灭”……以及这些谓字相互组合而成的复合式“进/出/上/下/回/过来”“进/出/上/下/回/过去”“起来”“显出”“出现”“存在”“生发”“发生”“显现”……这些谓式常见于以往关于汉语作格动词或非宾格动词的论述（参见 Li, 1990；潘海华 & 韩景泉, 2005；杨素英, 1999 等），尽管在其他语言中一般不参与使动/自动转换。之所以说这一类谓式处在无常谓式的边缘，是因为这一类事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发的，涉及外力的情况是极少数。虽然这些谓式允许主宾转换，如下：

(7) a. 两个人进去了。

b. 山洞里进去了两个人。

(8) a. 彩虹出现了。

b. 天边出现了彩虹。

但是频率最高的主语是位移物体（存在/出现/消失的物体），如例（7）中的“两个人”、例（8）中的“彩虹”，既有受事的性质（改变了状态），又有施事的性质（很多情况下有主动性），也就是既区别于典型的施事又区别于典型的受事。除位移物体（存在/出现/消失的物体）之外关涉的另一个论元往往是一个参照点，如例（7b）中的“山洞里”、例

(8b) 中的“天边”，完全不参与施受关系。

另外还是需要重申，这里指的是表示位移本义的位移谓字，事实上在语用中有的位移谓字衍生出了动作性，比如“去”用在“去皮”中或者“来”用在“来”点菜时，但是有的位移谓字又没有衍生出这样的用法，因此在语料中，各个位移谓字的分布实际上呈现出比较大的差异。

四、常见汉语无常谓式小结

在这一节我们列举了一些原型的、偏及物的和偏不及物的无常谓式，可以看到和其他语言中的情况相似，主宾转换主要和状态改变（与否）与事件自发性（高低）两个语义要素有关，其中状态改变（与否）是主导要素，表达状态改变是无常谓式的本质特征，而具体谓式无常性的高低则与事件自发性有关。与其他语言不同的是，后补复合式的存在使得汉语中及物性主导的无常谓式异常丰富，其他语言中的无常动词一般都没有指向施事的语义成分，可是汉语后补复合式中只要下字表达了结果状态，上字就可以包含指向施事的语义成分。

和 Haspelmath (1993) 谈到的情况类似，基于状态改变（与否）与事件自发性（高低）两个语义要素，汉语中也有几种谓式被截然排除在了主宾转换之外：①表达静止状态，如“美丽”“优秀”“成功”；②表达性质关系，没有动作性，如“有”“如”“像”；③表达主动进行的不及物动作，如“尖叫”“工作”“散步”；④表达不对受事产生影响的施受关系，且施事和受事生命度相当，如“帮助”“批评”“称赞”。汉语中这些绝对不能参与主宾转换的谓式所表达的事件在别的语言中一般也不能参与主宾转换。

必须指出，有一些个案是状态改变和自发性两个要素都解释不了的：比如全然不表示状态改变的“多”“少”“足”“富有”“洋溢”可以直接带宾语，实际上有相当高的无常性；自发性（高低）也无法在每一个个案中解释无常性的高低，例如，“端正”“明确”“丰富”“纯洁”“清楚”结构上都是并列复合式，意义上都表示无界的性质状态，本身都没有任何的动作性，可是及物性却显著不同，“端正”在实际使用中经常带宾语，而“清楚”却几乎不能直接带宾语。另外，本义接近的谓字在使用中意义和功能也可能朝着各不相同的路径发展，同为位移谓字的“来”“去”“进”“出”“上”“下”“回”“过”“起”“到”就是如此。因此这里提到的两个语义要素只能从总体上理解，想要精确判断某一个谓

字或者谓式的无常性，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另外，以上描述的规律全都是针对减元转换来说的，虽然这一类主宾转换在汉语中频率最高（详见第二章及第三章），远远压倒其他类型，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其他类型的主宾转换（见绪论第三节）。比如逆序转换中有一类被前人称为“供用句/供使句”的结构（如“十个人吃一锅饭/一锅饭吃十个人”）事实上并不表达状态改变；交互转换（比如“对战”“亲吻”）一般也与状态改变无关；前人讨论的“中动结构”主要表达的是事物的性质，如“V起来 AP”“NP+能/可以/足/容易/难 VP”，显然与状态改变无关。

最后要强调，汉语中的无常谓式，一方面，印证了前人基于其他语言提出的无常动词的两大语义要素，在语义上与其他语言存在一致性；另一方面，数量极为庞大，比 Haspelmath 和 Letuchiy 所研究过的所有语言中的无常动词范围都要大得多，这种情况印证了一种语言当中使动/自动标记的语法化程度与无常动词数量的负相关：我们知道作为孤立语的代表，汉语中全然没有使动/自动标记，因此无常谓式特别丰富的事实也符合无常动词类型学的预测。

第四节 世界语言中的主宾转换现象

以汉语作为基点，同时以 Haspelmath 和 Letuchiy 的类型学研究作为理论支撑，本节我们对世界语言中的主宾转换现象进行一个简略的描写。由于 Letuchiy (2009) 指出一种语言的无常动词系统取决于该语言的类型学性质，动词无常性的出现与使动/自动标记的语法化程度负相关，所以我们就按照世界语言的形态学类型来组织这一节：形态最不丰富的是孤立语，除了汉语之外以越南语为代表；词的形态变化主要表现为内部屈折的语言属于屈折语，大部分的印欧语及闪含语都是典型的屈折语；黏着语中，词的形态变化主要表现为在词根上粘贴各种语法标记，语法标记和语法意义一一对应，并且可以叠加，日语、朝鲜语、乌拉尔语系诸语言大都为黏着语；词和句子之间没有明确界限的是复综语（又叫编插语、多式综合语等），因为这一类语言把主语、宾语等所有语法项全都结合到动词词干上，所以就无所谓主宾转换，也就不在我们研究的范围里。需要特别分析的是英语，相对于其他印欧语，现代英语中词

除了日语和韩语之外，阿尔泰语系和乌拉尔语系的语言也大多是黏着语。以土耳其语为例，土耳其语中不仅有使动标记 *-dur*、*-t*、*-ir* 等，而且有自动标记 *-(i)n* (Li, 2020; Yuu, 2012)，因此不出意料土耳其语几乎没有无常动词。前人研究中只提到过一个例外，就是 *başlamak* “开始” (Letuchij, 2004)，以同样的形式既可以作及物用也可以作不及物用。

总体上，因为黏着语的形态标记系统极为发达，不但被动语态有明确标记，而且常常有双向标记自动/使动，这就导致主宾转换现象极少出现在黏着语中，偶尔出现也只是极个别的特殊情况，这些极个别的特殊情况语义上经常和时间阶段与运动变化有关。

五、世界语言中的主宾转换现象小结

就本节讨论的语言来看，总体上“孤立语-屈折语-黏着语”呈现为一个形态越来越复杂，无常动词数量越来越少的连续统。在以汉语和越南语为代表的孤立语中完全没有构词或者构形层面的自动/使动标记（事实上连“词”这个概念的定义可能都成问题），同时被动标记的语法化程度不高，高度依赖语序来表达语法关系，这就导致大量表示状态改变的谓式，无论其自发性高低，都允许主宾转换；甚至部分不表示状态改变的谓式也允许主宾转换。英语的形态学类型介于孤立语和屈折语之间，有明确标记的被动语态，但是没有自动/使动标记，也比较依赖语序来表达语法关系，这使得英语中的无常动词的数量大大超过典型屈折语，但是与典型孤立语相比又没有那么多偏及物的无常动词：如果动词语义中带有明确的施事性，一般就不再允许主宾转换，比如表示创造或者让渡转移的动词。典型的屈折语不仅有明确标记的被动语态，而且往往有自动或者使动标记——印欧语一般标记自动，高加索语和闪含语一般标记使动——这使得典型屈折语里无常动词的数量比英语少得多，就只有表示时间阶段和运动变化的动词在大多数屈折语中都允许主宾转换；以日语和土耳其语为代表的黏着语中形态标记更是丰富，除了被动语态之外自动和使动经常双向标记，因此几乎没有无常动词，只有极个别例外。这里我们一方面看到世界语言中的无常动词原型性地表达自发性居中的状态改变事件，如时间阶段和运动变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明确看到一种语言中无常动词的数量与形态标记的发达程度负相关，这种负相关可以粗略表示为图 4.4，图中的阴影表示无常动词所覆盖的动词语义，阴影越深表示无常动词越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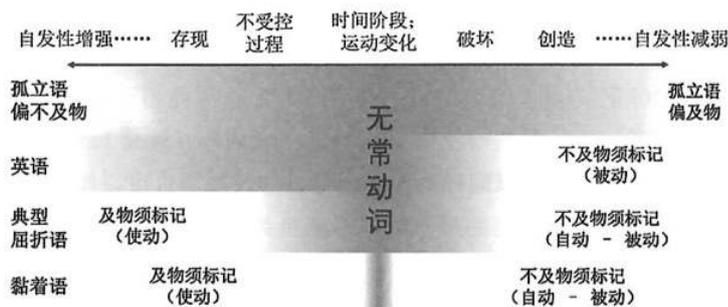


图 4.4 各类语言中无常动词的语义范围

必须说明图 4.4 只能理解成一种大致倾向，首先，“孤立语”“屈折语”“黏着语”这些类型学概念本身都是原型范畴，我们着重分析的越南语、俄语、日语只是每一类中的典型代表，事实上相当多的语言都无法明确归类，比如英语就介于孤立语和屈折语之间。另外，每一类中的各种语言在主宾转换这一点上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如同属屈折语，俄语（斯拉夫语族）中无常动词的数量明显少于德语（日耳曼语族）和法语（罗曼语族）；同属黏着语，日语中无常动词的数量显著少于朝鲜语。其次，对于不少语言来说，语体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主宾转换的自由度，比如日语中的一些动词在传统正式语体中是绝对的自动词，并不允许主宾转换，但是在当代非正式语体中却时常作及物用。这其实并非孤立的现象，总体上非正式口语语体中主宾转换现象往往比正式书面语体中更加普遍，尤其是不少格标记语言在非正式口语语体中格标记可脱落，比如朝鲜语，这样就难以明确判断主宾语了。在这一点上，我们秉持基于使用的语言观，认为语法必然永远处在发展变化中，因此不能对非正式语体中出现的新用法置之不理。最后，普遍规律之外的特殊情况总是存在的，我们讨论的每一种语言几乎都存在独有的无常动词，同样的词义在别的语言中似乎都不允许主宾转换，甚至可能不表示状态改变，比如越南语中的 nghe “听到”，英语中的 dry “干”和 wet “湿”，朝鲜语中的 당기다 dang-gida “拉”……我们总结普遍规律的目的并不是要否认例外情况的存在，只是展示一种大致倾向而已。

第五节 主宾转换现象背后的句法-语义接口

本章中我们首先介绍了国外语言学家针对无常动词的论述，然后重新审视了现代汉语中的主宾转换现象，并且比较了世界多种语言中无常动词的语义特点，发现主宾转换现象的背后是多种语言共有的句法-语义接口：无常动词原型性地表达自发性居中的状态改变事件，与两个语义要素有关，分别是状态改变（与否）与事件自发性，这其中状态改变（与否）是主导要素，表达状态改变是无常动词的本质特征，而事件自发性则与动词的及物性相关。就汉语的情况而言，几乎所有表达状态改变的谓式都有无常性，如果所表达的状态改变事件自发性较强，则该谓式以不及物用法为主，如“醒”“死”；反之，如果所表达的状态改变事件自发性较弱，在多数情况下需借助外力发生，则该谓式以及物用法为主，如“破坏”“制造”——在汉语中状态改变事件的自发性直接反映为AVB和BV两种结构的相对频率，谓式及物性与语义直接相关。

作为孤立语的代表，汉语和其他语言的差异聚焦在形态标记上。因为汉语不借助形态来标记及物（使动）或者不及物（自动/反使动/非宾格/作格），同时，谓字复合现象又大大扩充了谓字所能够表达的信息量，一个复合式完全可以既表示动作又表示结果状态，因此在没有任何标记的情况下，汉语中大量谓字和谓字复合式都是既有及物用法又有非宾语省略的不及物用法的——相对于其他语言，汉语谓式的无常性显得特别普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没有相关形态变化，语序的作用在汉语中发挥到了极致，语义特征集中体现为特定语序的类型频率，然而在其他语言中可能就要涉及多种不同的语法标记：汉语中偏及物的无常谓式所表达的状态改变事件，一般需要在外力的影响下发生，如果用不及物结构表达，在屈折语和黏着语中大都需要被动标记（外力施事性更高的情况）或者自动标记（外力施事性稍低的情况）；汉语中偏不及物的无常谓式表达的状态改变事件，一般可以自己发生，如果要用及物结构表达外力的影响，在屈折语和黏着语中大都需要使动标记。表示时间阶段和运动变化的动词，自发性居中，在汉语中具有最高的无常性，在其他语言中也最经常允许主宾转换——汉语谓式的无常性与其他语言中无常动词的分布存在显著的对应关系。这里我们看到，汉语中状态改变

此文档为部分预览，请支持正版图书！

谓式的及物性不仅与语义中的自发性直接相关，而且也与其他语言中使动 / 自动 / 被动等形态标记的使用相对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他语言中的形态标记以及无常动词的语义范围。

此文档为部分预览，请支持正版图书！

后 记

和许多学科一样，在语言学领域长期存在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

无论研究什么问题，国内学者已经习惯了去寻找一种西方语言学理论作为依托。即使一些理论在西方国家长期受到争议，在中国也总能找到拥趸。可是西方语言学理论大部分是针对印欧语，尤其是英语提出的。诚然，西方语言学在学科体系、材料收集、学科支撑、跨学科视角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先进性，多年来为汉语语言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然而，我们也看到了许多明显不适应汉语的地方。

在众多的问题当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是两点根本性差异：其一，由于印欧语多采用表音的文字系统，文字直接记录语音，基于印欧语的语言学主要关注口语，而不是书面语，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单位默认是词；与之相对，汉语有着自己历史悠久的自源文字系统，汉字系统自身具有表意功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汉字对应一个音节，这就导致了相对于词，汉字是汉语更自然的单位。其二，汉语作为孤立语的代表，同其他语言相比，不依赖于形态标记和形态变化，在其他语言当中普遍存在的性、数、格、时、态等语法范畴在汉语中均没有直接对应的形态标记，也就是说，针对汉语中这些范畴的讨论实质上只是一种类比，并不触及汉语的本质属性。

这两方面本身相互关联，又携手在汉语和印欧语之间竖立起了一道屏障。有的语言学理论可以跨越这道屏障，就能把汉语和印欧语放置在同一平面上考量；可是还有很多的理论立足于印欧语，预设词库的概念或者性、数、格、时、态等语法范畴，也就无法跨越这道屏障，根本上不适用于汉语。所以，我们学习西方的先进理论和方法，并不是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更不是为了迎合西方理论而削足适履扭曲汉语事实——理论的提出本质上都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不能解决问题的理论根本没

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我们需要找到合适的理论、方法、视角，把汉语和世界上的其他语言联系起来，探索世界语言的共性及汉语的个性。

在美国学习生活了七年，我可以切实地感受到在语言学这个学科中，东西方话语所存在的龃龉：曾经亲眼看到过语言学研究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好像可以说的”汉语例句；读到过许多在共时平面上似乎解释得通，可是明显背离汉语史事实的分析；听到过学者本着类似训诂的严谨态度，为了一些西方概念在汉语中的外延而争执不休，哪怕这些概念可能在汉语里根本不存在。每一个人都无比努力，可是本质上，我们在用汉语去比附其他语言，乃至失去了自己。这种情况好像学术上的一种剪刀差，中国学者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只是为了支撑那些也许本身备受争议或者根本不适合汉语的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必须如此吗？我们为什么不能从汉语本身出发呢？更何况从古到今我们有浩如烟海的材料记录我们的语言，我们有连续发展完整保存下来的自源文字体系，我们更是有几千年不曾中断的历史文化，我们明明有那么多，为什么不能从本土的资源出发呢？

本书从构思到最终完成，历时超过五年。事实上我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开始思考“玻璃碎了”、“门开了”和“蛋糕吃了”是不是同一个结构，然后整个博士阶段花了三年时间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由于这个题目涉及汉语动词的基本论元结构，同作格动词、非宾格动词、中动结构、动补结构、无标记被动句、被动句等多个汉语研究热点相关，从其中任何一个概念出发都难以把握这个问题的全貌，所以最终我决定从真实语料出发、从频率统计出发、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眼光来分析这个问题。一个基本的认识是，虽然汉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标记和形态变化，但是利用语序和虚词，汉语完全可以表达其他语言必须借助语法标记才能表达的意思，所以针对汉语语法的研究，自然应该围绕着语序和虚词，从更抽象的眼光看，也就是符号的数量及排列方式。

不管说什么语言，人类都有相同的生理构造，并且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对于世界的认知必定有共同之处，所以语义也必定有其相通之处。本书的基本思路是，透过汉语各类谓式在真实语料中不同语序的类型频率来揭示各类动词的意义和用法，找到跨语言存在的动词基本论元结构式以及汉语动词的特殊之处，进而探究人类语言中句法与语义的相关性。基本的感受是，正因为汉语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标记和形态变化，

但凡语序能够表达的语法意义基本不借助其他手段表达，由此，相比其他语言，句法-语义接口在汉语中更为集中地体现在了语序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反而是从汉语入手，从各种语序的类型频率入手，更容易看到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换句话说，相对于从其他形态丰富的语言出发看形态不丰富的汉语，从汉语出发看其他语言会更容易看清楚。

于是我开始反思语言学领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是不是就必然应该如此呢？是不是汉语就应该被拿来比附西方语言学理论呢？我看到，至少从语言本身的特点来看，这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不利于全面、系统地解决问题。所以在本书当中，我想尝试一种相反的思路，基于汉语的语言事实概括出一些规律，再尝试将这些规律放到其他语言当中看看是否可以成立。当然，在这一过程当中，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挫折和阻力，一方面是因为自己能力不足、积累不够、沟通技巧也有待提高，在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向着风车巨人进击的堂吉诃德。可是在当前的历史时期，我相信我们民族总有人需要走出这一步，哪怕这本书只取得一点点关注，甚至是一点点批评，只要有人开始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开始思考这种几千年不曾中断的语言需要在国际语言学界取得相应的话语权，也就算是作出自己的贡献了。